

四十六

她说她憎恶你!

为什么!你盯住她手上玩着的刀子。

她说你葬送了她这一生。

你说她年纪还不算大。

可你把她最美好的年华都败坏了,她说你,是你!

你说还可以重新开始生活。

你可以,她说她已经晚了。

你不明白为什么就晚了?

因为是女人。

女人和男人都一样。

你说得真好听,她冷笑。

你看见她把刀子竖起来,你便也坐起来。

她不能这样便宜了你,她说她要杀死你!

杀人要偿命的,你说,挪开了身子,提心吊胆望着她。

这条命已经不值得活了,她说。

你问她原来是为你活着?你想缓和一下气氛。

为谁活也不值!她把刀尖冲着你。

把刀子放下!你提防她。

你害怕死?她又冷笑了。

谁都怕死,你愿意承认你怕死,让她好放下刀子。

她就不怕,她说到了这份上,什么都不怕?

你不敢激怒她,可你必须保持你语言的锋芒,不让她看出你真的害怕。

犯不着这样死,你说有更好的死法,寿终正寝。

你活不到那么久了。她说,手上的刀光闪烁。

你挪开了一点,侧身望着她。

她突然哈哈大笑。

你问她是不是疯了?

疯也是你逼的,她说。

逼你什么了?你说再也无法同她生活在一起,只好分手。在一起是双方自愿,分开也是自愿的。你尽量说得平静。

没那么容易。

那就到法院里去。

不去。

那就双方分开。

她说不能这样便宜了你，举起刀子，逼近你。

你站了起来，坐到她对面。

她也站了起来，裸露着上身，乳房垂挂，目光 亮，高度兴奋。

你忍受不了她这种歇斯底里，忍受不了她这样任性发作。你下决心必须离开，避免再刺激她，只好转而对她说还是谈点别的吧。

你想躲？

躲什么？

躲避死呀，她嘲笑你，身体摇晃，像个屠妇，又不很熟练，只乳头颤抖。

你说你厌恶她！终于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

你早就厌恶了，可你为什么不早说？她叫了起来，被击中了，不光乳头，全身都颤抖。

那时候还没到这程度，你说没想到她变得这样令你恶心，说你打心底憎恨她，把最恶毒的话掷向她。

你早说就好了，早说就好了，她哭着垂下了刀尖。

你说她这一切举止都叫你止不住恶心！你决心刺伤她到底。

她扔下刀子叫喊，你早说这句话就好了，一切都晚了，都晚了，你为什么不早说呀？你为什么不早说？她歇斯底里嚎叫，用拳头捶地。

你想安慰她一下，但你这番努力和终于下定的决心将归于徒劳，一切又将重新开始，你将更难以摆脱。

她大哭大闹，赤裸的身体在地上打滚，也不顾刀子就在身边。

你弯腰伸手想把刀子拿开，她却一把抓住刀刃。你掰开她的手，她握得倒更紧。

会割破手的！你朝她大叫，拧她胳膊，直到她撒手。血殷红的从她掌心流了出来。你掐她手腕，努力捏住她的动脉，她另一只手又抓起刀子。你劈手给了她一巴掌，她楞住了，刀子从她手掉下来。

她傻望着你，突然像一个孩子，眼里透着绝望，泣不成声。

你止不住有些怜悯，抓起她受伤的手，用嘴给她吸血。

她于是搂紧你哭，你想要挣扎，她双臂却越箍越紧，硬把你拉向她怀里。

这干什么！你十分愤怒。

她要你同她作爱，就要！她说她就要同你做爱！

你好不容易挣脱，气喘吁吁，你说，你不是牲口！

你就是！你就是畜生！她狂叫，瞳仁里闪出异样的光。

你只好一边安慰她，一边哀求她不要这样，求她平静下来。

她喃喃呐呐，又啜泣着说她爱你，她这样任性发作也出于爱，她害怕你离开。

你说你不能屈从于女人的任性，无法生活在这种阴影里，她令人窒息，你不能成为任何人的奴才，不屈从任何权势的压力，那怕动用任何手段，你也不屈从任何女人，做一个女人的奴隶。

她说她给你自由，只要你还爱她，只要你不离开，只要你还留在她身边，只要你还给她满足，只要你还爱她，她绞曲在你身上，疯狂吻你，在你脸上身上喷吐唾液，同你滚成一团，她胜利了，你抗拒不了，又陷入肉泥里，不能自拔。